



國外遊記彙刊

第七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五

時余

特價
二元

張子祥課徒畫稿

連史紙大四冊一套函定三元六角



此冊爲張子祥課徒畫稿凡二百十頁四時花卉果蔬草樹芝石魚鳥昆蟲之畫法均就一鳥一蟲一花一葉分類示範每類各若干種學者可任意配合或斟酌損益自成新製後附完全章法三十九幅筆極簡單略示學者以布局之法原稿頗爲秘寶無錫丁寶書先生手摹一通付金屬版精印以廣流傳習畫習繡者得此練習獲益非淺

特價
二元

中華古今畫範

連史紙大四冊一套函定三元六角



廉氏小萬柳堂庋藏名蹟頗富由畫學名家丁寶書先生摹臨副本並丁君數十年來積稿若干茲先將花卉翎毛計二百頁付金屬版精印自宋之徐黃起以逮元明清各大家無一不備學者手此一編於畫法源流用筆方法均能心領神會

詩 文 作 法

國 文 法 之 研 究	實 用 文 章 義 法	新 式 標 點 符 號 使 用 法	國 語 文 法 四 講	國 語 文 法 講 義	語 體 文 法 大 綱	語 體 文 法	小 說 作 法 講 義	白 話 文 速 成 法	國 語 文 作 法	作 文 指 南	詞 學 指 南	駢 文 指 南	學 詩 入 門
----------------------------	----------------------------	---	----------------------------	----------------------------	----------------------------	------------------	----------------------------	----------------------------	-----------------------	------------------	------------------	------------------	------------------

一 冊	二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四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	--------	--------	--------	--------	--------	--------	--------	--------	--------	--------	--------	--------	--------

四 角	六 角	二 角	六 角	三 角	一 角 半	三 角	七 角	一 角	二 角 半	四 角	二 角 半	二 角 半	一 角
--------	--------	--------	--------	--------	-------------	--------	--------	--------	-------------	--------	-------------	-------------	--------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五

長途遊記

歐遊小記

汪筱謝

六月十二號雨晨七時離家至黃浦灘新關碼頭即登小輪。遇義國駐滬副領事法君 Teray 九時起旋至楊樹浦。易大輪日本號。屬義國脫利斯脫輪船公司者。此輪惟一頭等艙。余即招呼行李。至四號艙中。法君爲余介紹船主。並託其格外照顧。當時行李均已上大輪。挑夫堅要余以六元相酬。余未許可。後詢一西人云。與三元已足。余即給與三元。然余尙以爲太多。此等人異常刁詐。非余詢西人者。已大吃虧矣。艙中原係三床。因客少故余獨占一艙。余之女僕亦同居艙中。九時半大船即開。駛行甚緩。一時中膳。侍僕均義人。或粵人。中餐係三餐。飯水菓加非。其餘麵包牛油。照例均有。下午有義國義人詢余何往。余即告以至脫利斯脫。再到羅

馬渠等云。不如自佛尼斯上岸爲佳。因赴羅馬較近也。余亦以爲然。後知此船載重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噸。爲公司中最穩之船。雖遇風浪。亦異常平穩。惟行緩耳。平均每週行二百餘里。且此次須多經數埠。故須兩月後始能到義。聞之殊嘆爲日太長。繼思船所經處。亦有可觀。故又不覺欣然而喜。四時茶點後。至艙外甲板上。與西人雜談。此船乘客甚少。頭艙惟十餘人而已。其餘散艙。則有四五千人大半係猶太人赴猶太者。聞均係富商。然伊等寧居散艙。無床。無飯室。無休息室。所謂散艙者。非大艙。實一大藏貨室耳。猶太人之香齋。亦可見一斑矣。艙中各國人。德俄義法。佔多數。中國惟余及女僕而已。船中普通用法語英語亦可用。七時晚餐。一湯三餐。一點心。水菓加非。每日均如此。初嘗西餐。覺較上海飯店中者爲佳。晚餐時照例需易衣。惟此船無跳舞等。故衣飾亦隨便。船中有音樂室。吸烟室。及藏書櫥等。晚餐後。坐甲板上閑談。十時始可歸。

十六號晨。船進香港。自上海至此。海程八百餘里。香港係一島。四周均環以洋式房屋。有火車可直達九龍。島上山多高峯。以名維多利亞者爲最高。山上均有樹木。亦有住屋。矮垣綿亘數里。風景甚佳。船下旋後。即有多數小船。載貨求售。多係銅器及福建漆器。精巧可愛。又有售鳥者亦不少。內以鸚鵡爲最美麗。余購一籐椅。蓋船上必需品也。雖船中亦有可租用者。惟價較購爲昂耳。下午。與數西人乘小輪上岸。至先施公司購鞋粉一匣。及緞帶等零物。且登屋頂花園一遊。此處之先施公司。規模遠不及上海宏大。惟花園臨港。登樓一望。四周皆水。桅檣如林。使人心曠神怡。五時乘汽油船回。至大船。船主知旋風將至。故定明日開向西貢。晚間自船中遙望香港。燈光燦爛。明朗如晝。此處天氣。在七八十度之間。

二十二號晨七時至西貢。自香港至此。潮浪稍大。初覺異常不適。一二日後。已習慣矣。船所停處。四周均係稻

田。土人男女服式皆同。色尙黑。田邊草屋數間。如中國鄉間風景。男女跣足包頭。耕於田間。或有搖小船載水菓求售者。香蕉菠蘿蜜等。價廉物美。此處多產米。故所上之貨。以米爲大宗。下午大雨。貨未上完。聞再二日始能畢事。自此處至西貢城。尙有陸路四里。故岸上備有汽車人力車。以便客人遊城者。自香港至此。約九百餘里。

二十七號至曼谷。爲暹羅之京城。自西貢至此。僅六百餘里。此間氣候涼爽。惟每日必雨。天氣與香港無異。晨七時。大船即停。有小輪接送乘客。惟價甚昂。每人須費三鎊。且在小輪中。須經六小時。始能進口。故余未往。此處有土人來收應洗之衣服。因此船並無洗衣作。故止可到一埠後。送交洗衣處也。土人略似中國人種。膚色黝黑。服色則上係短衫。下圍一裙而已。大船停四日。所上土貨。仍係米。米粒大而長。較西貢者爲佳。上米之工人。多係中國人。且聞曼谷之土人。均懶而好賭。吸鴉片。

者尤衆。故除政黨以外。各種大商業。均操於中國人之手。華僑在此致富者甚多。

七月五號晨七時。船進新嘉坡。自曼谷至此。海程八百八十餘里。氣候有時甚熱。有時則可着袷衣。每逢船停後。即異常炎熱。人人皆揮汗如雨。惟余性怯寒。故反覺

較上海六七月爲涼爽。十時。余偕女僕上岸。有汽車兜攬生意者。余即僱一汽車。直至商務印書館分館。得遇邱君。即托以代女僕覓船回上海。十二時。余方出商務書館。即遇同船數西人。至一中國菜館。館名上海酒樓。菜並不佳。而價則昂。余嗜荔枝。食後詢知此物。須二元一磅。雖云物價騰貴。實則明係欺生人耳。及餐畢。價在十元以外。余等乘汽車遍遊鎮中。此地有電車。惟不清潔。故婦女乘者甚少。馬車式如上海。均漆綠色。人力車高而且大。作元寶式。座身大如馬車。故多男女二人並坐。在上海則以爲奇事。招人指摘矣。此處尤多牛車。兩牛並駕一車。所載均貨物。異常笨緩。余等遊鎮中後。又

至鄉村間。到處多植橡樹。花園則有中國式或西式者。其中樹木均甚高大。奇花異卉之外。更多橡樹。如此園林。中國必不能有之。下午四時。余等回至大船。共乘汽車四小時。價僅十二元。較上海爲廉也。

七月六號晨九時。一意人詢余尙擬至岸一遊否。余以未知女僕何日動身。故亦擬去一探。舢板至半途。即遇大雨。余等復僱一汽車。先至意國郵船公司。雨大如注。半句鐘後稍霽。即遊一公園。中多高坡。汽車可盤旋而上。惟下坡時甚危險。聞昨竟有一汽車自上下墜。全身被焚。幸並未傷人。然而險矣。離公園已十二時。雨仍未止。意人欲回大船。余亦覺甚憊。因即回船午膳。十二號晨。進爪哇之一埠。名疏羅排。Douraya爲荷蘭之殖民地。初以爲在此須上二千噸白糖。繼知此處距糖廠甚遠。須再行四五十里。始能上貨。下午二時。余乘便上岸一遊。方自繩梯之舢板時。舢板忽離其位。余幾墜海中。賴一義人援余。故得不墜。幸矣。二時半至碼

頭余等擬覓一汽車。因聞至鎮中。尚有十餘里路也。徧覓不得。至四時。始見一大汽車。略如電車形。係公家汽車。余等即乘汽車至鎮中。在一公園稍息。後又僱車徧遊城中。街道甚狹。惟有一大街。中多大商店。如上海之南京路。鄉村風景甚佳。此處無人力車。惟汽車馬車。馬車甚劣。汽車則價昂。故多數均乘自行車。女子乘者尤多。大抵借此出風頭耳。晚間七時回船。已屆夜膳矣。自新嘉坡至此。共七百七十四里。天氣甚涼爽。

十三號。船行又至一埠。名布林哥。Probyngo。此處

早晚甚涼。可着薄棉。日中甚熱。較上海夏季爲甚。此地所上貨物。均係白糖。四日始能上畢。工人均爪哇土人。膚黑唇紅。閒懶於工作。實則土人知識淺陋。尙不知工作爲何事。惟知借以消磨光陰耳。余初未信。後見工人上貨。始知所言實真。蓋渠等作事甚懈。非有工頭監視。即唱歌吸烟。無絲毫工作精神也。

七月二十八號。晨九時。至哥倫布。Columbo。自布林

哥至此。已行十一日。共二百四十里。天氣炎熱。所奇者。經赤道時。則甚涼爽也。此十一日中。風浪甚大。浪高出船頂。故窗門須緊閉。不然。水即漏入矣。下午。與數西人上岸。多大商店。此處街道清潔。房屋高大。汽車電車。異常齊整。足以見英殖民地之異於他殖民地也。其地多產鑽石。真假難別。且土人索價甚昂。故不易購。余等在一酒樓中茶點後。又僱一汽車。在城中一遊。市場多水菓。購荔枝。價頗廉。土人膚色如墨。閒蕩街中。如無恒業者。

七月二十九號下午。余又上岸。先在惠羅公司購零物。又在一店中茶點後。僱一馬車。馬車高而狹。甚不舒服。故又易汽車。先至一廟。土人謂須跣足始可進內。一西人即賂以先令。竟不受。故西人均跣足進廟。余未參與。後知此廟內容甚小。且甚污穢。並無可觀。不數里。又至一大廟。此人無他要求。故皆進內。中有一佛。高七十四尺。橫臥玻璃龕中。其他佛則與中國寺院中無異。惟所

供均鮮花。廟清潔而高大。余等出寺後。至一小山。爲此地名勝。然無足觀也。

八月十四號。至亞丁。Aden 自哥倫布至此。共一千一百里。竟經二星期始到。途中風浪極大。

八月十五號下午。全船幾覆。幸載貨重。故經半小時即復原位。船主異常驚惶。餐室中杯盤桌椅均倒。危險極矣。乘客亦有墜自椅中者。船行甚緩。每日在七八十里之間。且汽機每日必修理一次。故船泊亞丁時。余等均拍掌慶更生。亞丁並無可觀。多高山。作黃色。以近非洲沙漠故也。房屋多在海口。無花草樹木。聞已二年不雨矣。此地載重。多用駱駝。

八月十七號。至麥散。Mascara 係意之殖民地。故意國郵船到此。必停半日或一日。以便載貨也。自亞丁至此。共四百零六里。氣候甚熱。風來自非洲。故有風處反覺燥熱。且帶沙土。是晨竟地震。余於下午五時。隨衆上岸。地土乾燥。聞亦數年不雨。鎮上有茶酒店。甚污穢。土人

多裸體臥簷下。沿路多售水果糖食者。蒼蠅集水果上。竟成黑色。生活程度。與中國內地無異。經地震後。大半房屋均毀。市店亦閉。居民飲食起居。均在露天。間有新造房屋。亦毀壞殆盡。如經大戰者然。余等所經處。地土分裂。鎮西一山作白色。余誤爲雪。後知係鹽山。以鹽堆積而成。與大雪後無異也。鎮中無草木。然有一小園。多植蕉樹。色深綠。與別處不同。終日有人灌水。水價甚昂。茶一杯。須價半元。余等回大船後。覺甚熱。故夜中臥甲板。上多飲冷水。水亦不冷。均溫熱。此夜余未寐。因熱甚而燥也。且於下午遊鎮中。地燥風熱。以致足腿均痛。

八月十八號。晨四時。船忽大動。余等如係地震。水亦震盪。早餐後。余覺頭昏身熱。故上午坐臥均覺不安。且天氣更熱。下午忽腹痛。知係發痧。急服藥水。仍未愈。後向船役索冰。竟不許。因船中冰少。且此地無處購冰也。後經數種手續。始得一大塊。今日地震四次。房屋毀者更多。五時船啓旋。乃大欣慰。因余體弱。不耐炎暑也。

八月二十二號。至蘇伊士。此鎮與亞丁無異。自麥散至此。共九百六十四里。天氣涼爽。經法人管理。余等在此半日。即駛向寶賽。

八月二十四號晨。至寶賽。自蘇伊士至此。共八十七里。所經者爲蘇伊士運河。河係法人所開。故每船經此。須計所載貨之多少。客之多寡。出錢若干。大約貨每噸五法郎。每人十法郎。給與法公司。此公司設在寶賽。每日收入甚多。因每日必有船四五十經此也。運河狹如蘇州河。半途忽濶。以便來去船相等。不致互撞也。兩岸上作黃色。傳係沙漠堆積而成。堤常潰。必須終日修理。故河中多見起沙之機器。寶賽爲英人所經營。房屋街道異常齊整。乘客頭客艙五人。散艙一二十人。在此上岸。赴猶太聖地。

八月二十九號晨。船至勃令地齊。係義國南方一埠。自寶賽至此。共九百三十五里。所經者爲地中海。天氣溫和。正如初秋景象。此處係一小海口。意輪往來於遠東。

者。約經此地。內惟一大街。名 Cono Gaghibordi 1。大客店名 Grand Hotel International。余即上岸。赴此客店中暫息。街道高低不平。一如中國內地情形。居民晚餐後。坐於街上閒談。飲食衣服。均不及歐美北方人之清潔。

此次自上海起程。至勃令地齊。共經七十八日。余在上海時。曾詢公司人員。云六星期已可到脫利司脫。故乘此船。不然。寧待他船也。然船穩極。經印度洋時。風浪甚大。其震盪者。惟一二日耳。故無一人暈船。即余初次出洋。亦不覺其苦。所經埠多。故反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是以此七十八日。非虛度也。船中客僅二十餘人。然竟屬十一國之多。加中法意粵美德俄荷蘭安南猶太薄海米是。意人佔多數。性質亦最和平。其餘諸人。若談及國際問題。即各存意見。各欲顯己所長。揭人之短。曾憶自新加坡至哥倫布時。男客有比賽下棋之舉。是日吸烟室中。寂靜無聲。及賽畢。一法人第一。其妻謂余曰。吾

甚喜。余夫與一德人下棋。竟勝之。因余夫二弟。均歿於歐戰也。由此可見西人仇德之心。尙未消滅。且時時常存報復之念。余在此船。言語極慎。不然。易爲人輕視也。

四大陸遊記

自英美至荷蘭比利時法蘭西

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乘日本丸離橫濱。航行三千六百哩。經布哇羣島之霍諾羅羅。六月十日冒濃霧。至金門灣外。囊自本船在霍諾羅羅上岸。因有三俄人患類似百斯篤。檢疫官命停船一星期。船客均拘禁於天人島。十七日。得漸踏桑港之地。北美洲爲余初到之地。所謂揭克茲瑪之研究。惟日不足。訪蘇丹福篤大學。搭東行之火車。經芝加哥那亞卡拉。二十九日。至紐約。由紐約經菲拉岱羅毘耶。入華盛頓。滯留二日。還紐約。七月五日。搭北德洛依篤公司之巨船威廉二世號。航行太西洋三千五百哩。十一日。在布黎瑪島司上岸。直入倫敦。

八月四日。遊蘇格蘭。探斯古德及昆摩黎之遺跡。經庫藍司哥。再回倫敦。直越海峽。赴荷蘭之首都海夸。

海夸有日本公使館。過亞摩司岱魯泰謨。洛岱路泰謨之二商業都市。經比利時之安篤華甫。至普拉才羅。該處有大博覽會。遊覽數日。所得甚多。又就剛果之博物館。想像亞非利加經營之實狀。自普拉才路直入法京巴黎。時爲八月十二日。

巴黎亦爲會遊之地。淹留十日。於月之二十一日出發。乘特別快車。駛過南法蘭西。越畢雷尼司山。入西班牙。二十二日。抵國都摩篤黎篤。

西班牙

在巴一句之後。以月之二十一日辭法都。南向西班牙。繞盡於壁雷尼山脉之北端海之邊。過國境依倫站。過夏時之避暑地孫在哈司地安。至普羅古司之間。左右山岳重疊。過普羅古司。西南下而出卡司企路高原。四望廣闊。恰如在南俄之大平原。沿路無樹木。荒寥之光

景。傷人心目。派拉篤黎篤市。爲比里二世之西班牙最盛時代之首府。今則除古倫哈司之國民紀念碑外。人口僅六萬。爲一高原中之寒村而已。過賽波哥衣耶。恩古里阿盧古市。直至瑪篤黎篤府。荒寥之光景一律。自巴黎至瑪篤黎篤。凡九百零三哩。快車三十二小時即到。至翌日（二十二日）夜半。抵西班牙國都。西班牙首惹起旅客之感者。爲至國境第一站。懸有「法國之貨幣。概不通用」之通告。

鐵路之開其。廣狹與法國不同。因之。往來必須換車。在此點劃國境。與俄國同。自中歐進東北俄國。所見之奇事。與進西南西班牙時同。開其之不同。所以示其他一切之不同。車室之不清潔。旅客之無限制。人在室中吐痰。除快車外。均不掛食車。因之。須攜帶食糧。速力之遲緩。一小時不出十五哩。（雖快車一小時亦僅能二十五哩左右）使人一越必雷尼。但見一切之設備。一切之程度。均低下。至皮路迦德（如兼憲兵與巡查兩職

之警邏）之武裝人。在火車中巡邏一切。殆至絕跡。曠昔在幹線剽盜之襲擊火車。脇迫旅客之事。時有所聞。鐵路辦事員之信用。亦在冰點以下。託送行李。往往失踪。數年前有一將軍。自亞路在希拉司至庫立那達。忽託送之貴重品。爲人盜去。經嚴重之詰責。始知係亞路在希拉司站員之所爲。以將軍之威。僅能取回之。若尋常人而能取回盜去之物者。殆無一人。今則託送此種行李。保險蓋印。由公司負責。惟費時間。且甚累煩。故至此邦者。多不肯攜帶行李。

第三著明惹起旅客之感者。爲沿路數百哩。不見有樹木。絕無可稱爲山林者。在國內僅有一堪能航行之顧亞達路庫意哈河。因樹木缺乏。遂致水亦缺乏。因缺乏水。遂致土地成沙漠。收穫減少。次於樹木之缺乏。而映於旅客之眼簾者。爲土地之光景。家屋建築全爲中央亞細亞的。自瑪篤黎篤數百哩之光景。宛有如駛行南俄之大平原之感。已述於前。及

見某家屋市街之體裁。與其謂爲似南俄。寧謂其似中
央亞細亞。在摩魯人治下八百年。致帶有韃靼的色彩。
乃自然之理。沙漠的高原。帶土色之建築。與高聳於天
空之尖塔。一見卽知其爲中亞或波斯。況彼等雖放逐
摩魯人至國外。然八百年之歲月。彼等之中存有許多
摩魯的遺傳。服裝爲中世紀的。容貌爲東方的。使余接
觸於撒魯篤族烏斯海庫族等。想起往年中亞之遊。
更有不快之感。爲乞食之多。人若散步於瑪篤黎篤之
市街。必爲數十敝衣敝帽之徒所圍繞。乞取金錢。乞食
爲此邦之一階級。一千八百萬之人口中。未受教育者
居一千二百六十萬人。

瑪篤黎篤爲政治之中心。並爲西班牙最新之都市。位
於海拔二千一百三十呎之高原。四圍無樹木。缺乏河
水。市街不帶此邦特有之色彩。全爲歐洲式。其街衢（
除內市）之廣闊。建築之宏大。可名之爲小巴黎。此邦
固有之建築物。殊不多觀。

往遊瑪篤黎篤之人。有不可不往一觀者二處。王室之
武庫與繪畫陳列室是也。武庫在王室之構內。地亞路
斯五世及菲利普二世之最盛時代。用其絕大之權力
與資力。蒐集而成。貴重之甲冑刀劍等甚多。有歐洲第
一之稱。

入武庫。見陳有弗盧地能德及地亞路司五世菲利浦
二世畢柴洛等。歷代賢主名將所用之武器。均甚堅牢
巨大。展覽女伊柴海拉征服庫立那達時所用之甲冑。
地亞路司五世侵入地由尼司時所用之鎧。頓配篤洛
所用之戟。歷代小王子所用之武器等。尤令人想起昔
日尙武之精神。內有哥倫波所用之甲冑。甚巨大。重四
十一磅。入口有鎧二領。乃一千五百八十三年日本天
皇贈與菲利浦二世者。英法德奧等國。到處有宏大之
武庫。有繪畫陳列館。余則到處參觀之。

瑪篤黎篤之繪畫陳列館。屬於近代之創設。乃十八世
紀之末葉。地亞路司三世所建者。至最近而更擴張之。

其中所藏者。多爲自古代至中古之繪畫。總之。西班牙爲一歷史與技術之大博物館。到處有歷史與技術之紀念物及紀念地。其縮圖爲武庫與陳列館。

西班牙人爲飲水之人種。此邦產多量之葡萄酒。旅館之桌上。常置有極美之葡萄酒。任客人取飲。不取分文。而人民多不喜飲酒。頗奇。且約有六萬平方哩之砂磧。故常缺乏水。而人民反多喜飲水。尤奇。一入此邦。則各處之火車站。均有小童連呼「水！水！」倘旅客給以一二文。則彼給冷水與旅客。偶走入一珈琲店中。見四周之桌上。右置珈琲一碗。左置冷水一碗者。一百之桌上。有九十九桌如此。

入國後。使人起不快之感者。爲賭博癮。賭博爲國民的惡風之一。國內各處之市村。均有販賣富籤之店。往街頭散步。到處均有販賣者。彼等於政治上無投票權。無勢力。因之無趣味。然富籤則上自參與國務之大官。握教會牛耳之高僧。下至市井之無賴漢。均好之。余散步

街頭。屢感不快者。爲乞食之強請。驚詫者。爲售報與售富籤之高叫聲。而更可驚者。則售報者之景象不及售富籤者之佳。

滯留三日。首都之遊覽止此。急於他往。幸有一星期僅三次之直達快車。乃於二十五日夜九時。辭該市。向葡萄牙而行。二十大日正午。抵首都黎司達。

葡萄牙

瑪篤黎篤與黎司達。相距四百十二哩。掛有頭等車之特別快車。一星期來往三次。即僅須十四小時。已能達到。淹留於瑪篤黎篤府三日。二十五日午後九時。乘特別快車。離瑪篤黎篤。至二十六日正午。已到黎司達。

自瑪篤黎篤西至葡萄牙之國境。華倫地亞。約二百五十哩。所過之處。野無青草。僅見牧童攬牛背而追羊羣。此光景。以自卡斯地盧州至愛司篤雷瑪資拉州時爲最著。越西班牙之境。而入葡萄牙領土。沿路之風光。稍緩和。樹木亦較多。人家亦不少。街達奇毓河之流域。接

近國統黎司蓬時。益有此感。且一抵黎司蓬。笙德拉旅館樓上之人。出入者。悉能操英德之言語。休息室中。備有英法諸國之新聞雜誌。食桌亦佳。遠非瑪篤黎篤所能及。

至黎司蓬之明日。往遊國中第一勝景之琴德拉山。山離郊約十七哩之遠。爲荷王夏季之避暑地。山麓之離宮。太后居之。山頂之城砦。現王居於其中以避暑。王旗高懸於天空。四面護衛頗嚴。以示國主之尊嚴。

此邦之國民的英雄。以哈同顧泰迦瑪爲第一人。故到處均有迦瑪之紀念。一日。在地學協會樓上之殖民陳列館中。見有大畫一幅。細視之。乃繪迦瑪初至印度迦盧迦德之光景者。迦瑪受愛瑪尼愛盧一世之知。率船四艘。出征之地點。爲海萊姆。距黎司蓬約一哩餘。古塔今由聳立該處。距其獨拉城砦約百步之處。有一山。山頂有迦瑪之鐵像。與摩魯之古寨。同爲過去之紀念物。葡國唯一之國技。爲鬪牛。人所共知。在十五六世紀時。

因鼓勵國民尙武之精神。雖上流貴族之間。亦多行此技。甚至帝王亦往往與平民較技。當時鬪技一次。死牛十餘頭。至十八世紀之中葉。始於瑪篤黎篤建一鬪牛場。任公衆觀覽。有以演鬪技爲職業者。鬪技之種類甚多。或自馬上行之。或徒步行之。不特無何等之興味。且其野蠻的行爲。令人見之生厭。在半島之人民。則覺有多大之興味。

黎司蓬之勝景。與君士坦丁堡及奈波盧司。堪稱爲世界之三都。與篤拉之絕景。詩家羅倫稱之爲「克洛里耶司愛的因」。古因布拉與亞丁士相較。屋樸路德港亦以勝景鳴。蔬菜及果樹之種類之多。亦冠絕於各國。如興篤拉山麓之莫才列篤庭篤庭園。無論送至某大國大都之中央。必無有能及之者。且不特陸上之植物多種。富於點綴。此間都市之勝景。卽水中之物。亦不讓於陸上之物。黎司蓬之魚市場。其種類之多。在全世界中。當推爲第一。

其波拉路泰路之天險

越太平洋。渡大西洋。經美英意比法之最近世的諸邦。過壁立尼山南之西班牙葡萄牙之中世的兩國。費日一百。行程一萬五千餘哩。漸至控大西地中兩海於左右。容歐亞兩洲於雙眸之裏之當獅子岩下之一飯店中。

其波拉路泰路宇內之險。爲萬國必爭之地。兒童走卒均知其名。再敘述之。未免太愚。然親歷其境。乘馬以探其要害。又踞於千呎巖頭。而吞吐風雲。則二千年來爭奪之跡。不覺湧出於心頭。紀元七百十一年泰麻士卡斯回教王國之亞非利加總督摩薩之勇將。曾橫過海峽。而築不可拔之堅壘於獅子巖千呎之頂上。長驅蹂躪壁立尼山南之全部。肇回教王國於歐南。由克海羅愛羅泰黎庫轉化而得今之其波拉路泰路之名以來。泰黎庫之鐵蹄印於此者已數百年。郎孫之威武不振。漸爲加特力王侯所蠶食。八百年之後。又損去最後之

殘壘克列那搭。天運循環。自半島放逐回教徒。（即摩魯人）最後之殘徒十數萬。於加特力教主將之下。向北亞奔竄。抵泰里庫。正爲九百年後之事。經西班牙葡萄牙二國。到處見彼等盛時之遺跡。特訪賽必拉之亞路迦柴。（摩魯帝王之舊城治）其莊麗之建築。令人可驚。其文化遠勝於當年之耶教帝國。

昔菲尼奇耶人握地中海之海權時。此地與對面之亞皮拉岬角。均名「海路庫路司之柱」。此間爲太平洋之南之入口。以今之英法海峽爲北面之入口。後爲羅馬人之殖民地。爲古資司族所占。而竟移於摩魯司之時代。後至十四世紀之初。移入卡司地羅之手。未幾。奪還之。然摩魯人之勢力。自半島一掃而空。歸入西班牙統一之下。乃自然之勢。至一千七百零四年。英法兩國交兵。爲英將路庫所略取。其後雖屢有西班牙法蘭西聯合軍之攻圍。然一千七百十五年之烏篤里篤平和條約。一千七百二十九年之賽必拉平和條約。均告結

於英之勝利。更自一千七百七十九年至八十三年。雖有法軍勇敢之攻擊。然英軍於愛利阿德之下。忍耐之。依烏哀羅山雅之平和條約。確實爲英國所有。爾來已一百三十餘年。爲大英國在地中海四要寨之首位。（合麻爾塔山甫拉司司哀慈三要寨而言）列國不復爭之。以至今日。

全島如一堡砦。如一殖民地。如一大監獄。悉以兵士軍艦大礮及彈丸填充之。此島成自高一千三百餘呎至一千五百餘呎。南北二哩。東西三分之二哩。周圍七哩之懸巖絕壁。狀如一倦伏之獅子。蟠屈於兩大洲兩大海之關門之雄姿。實不愧天下之險。偶立於南端之阿伊洛資哈之岬頭。而於模糊之間。望見亞非利亞加之大沙漠。千呎之巖頭。到處有無數之礮門與要寨。

摩羅斯兒孫之國

劃歐亞兩大洲之其波拉路泰路海峽之最廣者。爲西班牙之篤拉甫亞爾迦岬摩洛哥之司派路臺路岬間。

廣二十八哩。最狹者爲西班牙之芬塔瑪魯庫與摩洛哥之庫地洛司篤希里司間。僅八哩。潮急風烈。爲舟人之難關。爲其波拉路泰路與洛摩哥北端唯一之商港。往該國外務部與各國公使館所在地坦奇路。水程三十六哩。每一星期中有定期船往來三次。約三小時即到。余於九月一日早晨。坐此定期船至坦奇路。二日午後回來。搭奇海路岱路柴號往。左角遙見亞非利加之一角克由泰。（西班牙領）過克海路摩撒。未幾即到坦奇路。法蘭西西班牙各停泊兵船一隻。取兩國對立之勢。冒巨浪就小船上岸。憩於英人經營之飯店中。迂回狹隘而不潔之街路。於大市場見土人之羣集。適該日爲市日。（一星期二次）得見數千之摩斯猶太人。亞拉伯人及此外各種族之風格。有渡撒哈拉之大沙漠而來之駱駝隊。有野蠻之哈魯哈魯族。是夜見街頭之光景。二日早晨。騎馬遊郊外。繞前撒魯丹隱棲之宮。轉訪摩魯斯之古城砦卡撒哈。見囚人之獄中生活。迂

迴海岸。了郊內郊外之大觀。

坦奇路可謂唯一之半歐都市。外人之足跡。殆爲此港所限。撒魯丹之居處。名富衰資。距此約八十哩。乘馬往須十日方到。往內地旅行。頗困難。該國特置外務部於此。各國公使亦均駐於此。然無路無車。且時有旅客爲人脅迫之事。而外人遂不敢深入內地。

在街頭或與咖啡店中及旅館中之僕役接洽。仔細考察彼等之智識性質。風采頗猛。坦奇路無可觀者。可觀者。唯摩魯斯之生活狀態。尙多爲中世的是也。

北亞非利加

九月三日搭北德洛意德之毓露庫號而離其波拉路泰路。東南航地中海四百十餘海里。而至法國屬領亞露才黎亞之首府亞露才黎。在亞露才黎二日。西行二百六十餘里。而瞥見屋郎。迫返經露才黎而深入撒哈拉之漠地。於東南四百里皮司庫拉之屋西司。浴大漠之風沙。過君士坦丁。十一日抵地由尼司保護國之國

都地由尼司。滯留三日。更南下三百二十餘哩。行程遼遠。達漠熱中之枚伊洛伊。經東海岸之司甫亞資庫司。司烏睢二港。歸當市。爲日十六。行程一千九百〇七哩。乃得視察亞露才黎亞地由尼司兩國之要樞。

經西班牙葡萄牙二國。而見摩羅斯兒孫之國摩洛哥。過去之死骸。屢傷旅人之魂。及至亞露才黎亞地由尼司二州。始見回民已稍浴文明之光。心中爲之稍快。

摩洛哥上戴撒魯丹。徒擁獨立之名。而民不能浴其惠。東隣之二州。一爲法國之領土。一爲其保護領。而人民生於現代之光明。宜其爲近世小邦之王。就大勢觀之。當救其民。必非僅強者之言。在現代之意味。亞露才黎亞爲八十年之新邦。地由尼司爲三十年之最新邦。前者於一千八百三十年爲法國所有。後者於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受法國之保護。國命上均劃一新紀元。遊歷二州。兩相比較。有八十年與三十年之差。至何故一合併。一爲保護領。其間緣由甚長。茲略之。